

【崇行錄】

聰穎智慧、高風亮節的

傳慧比丘尼

釋見介

幾乎和枝頭的鳥鳴同時，鄰家孩子嬉戲的笑鬧聲，自牆外一陣陣飄入，但這一點都不影響正伏案一筆一劃專注寫字的傳慧。傳慧，這個父母最疼愛的小女兒，聰敏伶俐、才華洋溢，小小年紀的她，已寫得一手好字，不論楷書、行書都清潤韶秀，不讓大人專美於前。

練字已成爲她每天必做的功課，每每告一段落，她才抬起頭來看看枝頭雀躍的鳥兒，對牠們扮個鬼臉；或起身眺望遠處遊戲的鄰童，側耳傾聽他們的笑聲，眼神中閃露著一貫聰穎慧黠的光芒。

時光就在磨墨、練字中流逝，傳慧從一個不知世事的小女孩，長成一個秀麗的少女，她依舊每天練字，所寫的書法幾達爐火純青的地步。外境的種種聲音已不能干擾她平靜的心靈，在聽了鄰家學佛老婦的話之後，她心中對人生有了另一種思索，同時也有了另一種決定。

看著傳慧一天一天長大，父母開始爲她選擇才華、家世適當的對象匹配，傳慧知道了，跪在父母面前稟白：「塵世紛擾，爾虞我詐，人我是非沒有一個終了的時

候，而富貴名利不過如過眼雲煙，轉眼成空。世人汲汲奔走於名利，沒有一朝安寧，在聖人看來是多麼愚癡啊！孩兒不是高傲孤僻，實在因爲聽了鄰家學佛修行的老人說法，引發深省，因此，我將披如來法衣，追隨高僧大德的脚步，發願了悟究竟的真理，來報答雙親深恩。」父母聽了，心中雖萬分不捨，卻也不敢再勉強，於是傳慧如願出家了。

出家後的傳慧離開故鄉甘泉（今陝西甘泉縣西南），四處參方學道，足跡到了懷安湖心（今察哈爾懷安縣東二十里），她拜南庵老人爲師。老人教她參話頭，傳慧依照著老人的指導精進修行，她暗自發願以悟爲期，不管曙光乍現的清晨、一燈如豆的深夜，或清風徐徐的樹下、流泉淙淙的水邊，常常看見她結跏趺坐或經行參禪的身影。傳慧根機猛利，加上用功得當，日子一久，心地豁通，機辯縱橫，無論老參、宿衲都不能挫她的機鋒。

受戒後，傳慧再度過著雲水生涯，一度掛單於京口金山（今江蘇省丹徒縣西北七里），隱跡於大徹堂，擔任維那一職。

一天，一位大官來到金山，面對著壁上對聯駐足良

久，他一面觀看，一面沉思，不時發出讚歎聲，終於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請問知客師，這壁上的對聯是何人所寫？」那是本山的維那師寫的。」知客師恭敬地回答：「一個出家人竟然能寫出這麼閎秀、蒼勁的字體，實在太令人驚訝了！他人在那裡？可以請來一見嗎？」大官急切地請求：「哦！恐怕不太方便吧！」知客師小心翼翼地回應著：「有什麼不方便的？我今天一定要見到這個人！」腦羞成怒的大官說著便逕自往禪堂走去。

傳慧得到消息，知道無法再隱瞞，她向前來通風報信的知客師說：「真有這種事？你先出去，我隨後就到。」

。待知客師轉身一走，傳慧背起行囊，戴著斗笠下山去了。大官一行人追去，只見江水浩蕩，煙波渺渺，那裡還有傳慧的蹤跡？只得黯然回首。傳慧這種不逢迎高官顯貴、沉潛養晦的作風，一時在山中傳為佳話。

傳慧渡江北上後，在淮安（今江蘇省淮陰縣）創立「拈花社」，聚集有緣人一同修學佛法，規模就像叢林一般盛大，傳慧的上堂法語，還被一禪導師收錄在《廬山正燈錄》中。

改寫自：民國·震華編，《續比丘尼傳》卷四，清淮安拈花社尼傳慧傳。

【律海掬漚】

小食

釋見晉

小食，亦名前食、後食。是正午以前所受用的正式飲食，亦即在時食之前取用輕食。主要的食物是不能飽足的粥、餅、蜜丸，以及根、莖、葉、磨（華）、果等五陀尼食〔1〕。

佛陀規定比丘日中一食，所吃的是可以飽足的飯、

麩、乾飯、魚、肉等五蒲闍尼食。後來開緣允許有小食，食用薄粥等，目的在使僧眾有滋養色身之需求，如作務、出遠門時，能靠這些微薄的食品挨過時食之前的上午時光。因此小食不能吃到飽，並不算足食，如果粥用草切割仍割不開，代表濃稠，就不能吃〔2〕。此外，有